



卷三十五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第一卷

向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只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窮窮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禍得安然

錢狀禮遇了十三日... 凡只首...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禍得安然...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禍得安然...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禍得安然...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况於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 恩同父子各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 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册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 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个胸中書富五車筆下... 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魏科各領朝野是一个廣... 學的才子家中有个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 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 避身邊並無半文私畜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

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捧有時，或烹醃茶
兒助他清思，或煖盃酒兒接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
從不會打个瞌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
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椿兒毛
病，你道是那兩椿？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
內纔登仕籍，便去沖撞了當朝宰相，那宰相若在若是个有度
量的，還恕得過，又正沖撞了，是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那
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
殺人比血的劊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了，被他略
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止劊了官
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
投，卽暴躁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

撻他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个不同？別人責治家，
然計其過犯大小，討个板子，致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
十分，个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觸着他的性
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
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掣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
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氣息，若不像意，
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
四散逃去，单单存得一个杜亮，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個
家人種兒，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
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
起先奴僕衆多，還打了那个空了，這個到得秃秃裏獨有
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沒理會的家

玉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甘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後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據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于中選，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個對兒。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個不通的蠢物，他須是登黃甲之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人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馴謹，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爭怪。』

蕭穎士性子急燥，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奉承幾下了。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攬撥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圖個現成衣服，二來指望家主有個發跡之日，帶挈風光，摸得些東西做個小七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歉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性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還要

作成趣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
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
件事兒勞動真个應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
裏又明白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
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个進士發利市就與
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个起官的目
子有何撇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曉
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
云良臣擇主而專良禽擇木而栖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
个好使頭像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
他沒處再尋得第二个出來杜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
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个窮官杜亮道他們



有的不過是爵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道兩樣盡公
要怎樣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污之物有
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
萬言不要打个稿兒真个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
不舍者單愛他這一件兒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
覺阿阿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
來當得飯喫冷時可作得衣穿麼杜亮道你又說笑話才
學在他腹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元來又救不得
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个有爵位的人尚
有爵位、有、不、肯、權、借、才、字、只、計、起、叔、附、榜、徒、得、能、食、煖、
然只喜趨權附勢沒一个肯憐才惜學你我是個下人但
安、反、不、如、此、等、下、人、矣、可、愧、
得飽食煖衣尋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却這般迂濶愛
什麼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个呆子杜亮笑道金銀

我命衰、不會帶來、不做這個措望、還是守舊、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兒的、但我主這般博與才學、摠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所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七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个傷癆症候、初時還強勉、趁承以後、打熬不過半、眠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床席、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情知是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懊悔、指望還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答頭出了、那个肯來跟隨

就有个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泪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讀了一世的書、不曾遇着个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我的知己、却又有眼無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个嘔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病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為燈

納賄趨權步步先

高才會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

艸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戀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

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椿希其奇事異樣話文再
講回出來列位看官穩坐着莫要性急適來小子道這段
小故事原是人話還未曾說到正傳那正傳却也是个僕
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得力與孤孀主母掙起个天大
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
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各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
諭那世間爲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替家生活傳个
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讎屍矢不掉的被人唾罵你道這
段話文出在那个朝代什麼地方元來就在本朝嘉靖
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曰錦
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个大的名徐言
次的名徐召各生一子第三个名徐哲渾家顏氏却到生

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合綱兒喫飯并
力的耕田拚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个老僕名叫
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个兒子還只有
十來歲那阿寄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又無力
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應謹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種
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
他年紀老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時務遇着
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哲尚肯服善聽
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
嘴撻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_他食拳頭阿寄的
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
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由他去主張罷了何苦的定

要出口常討恁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婆子道累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個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與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



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由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你我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却忘麼處那時徐召若是个有人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旨不得的况且我們的家事那个外人敢來論徐言連稱有理即將田產家私都暗地配搭停當只諫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時到有三个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

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那兩個孩子，友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等輩，分析不幸，念弟近日有此天變，弟婦又是個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塊石人家，滯長不一，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負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做眼，遂向袖中換出一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醜搭，至

公無私，只勞列位着個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一個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腳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沒要分開，還是二伯伯總管在那里扶持小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決不敢爭多競少。」徐言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今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勛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拘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

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孀好先生。那個肯做閒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押。勸慰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燈。

分書三紙語從容。

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用。

擁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日，羞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着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閒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過活？」我誓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

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動不得家務事，這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疾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的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个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遠問，得站在旁邊，聞壁一个鄰家抬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忖道：原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个事業起來，也不被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所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腳，听時，顏氏哭道：

天啊，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手，那里說起半路上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種，馬兒可雇倩與人，只見兩件存利息的，拿下去，却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揚起門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牛馬的力麼？顏氏慙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泪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老精力未衰，路還走得

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會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勤于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費。那田產莫管好，及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担穀子，做了椿主。三娘同姑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貨本。營運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心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健還好，眠得遲起的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帳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的。顏氏道：說得

有理待我計較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家火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答應衆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即喚个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个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細微之利，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些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耻笑。口中便說不覺，泪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情不負所託。」顏氏又問道：「幾時起身？」阿寄回道：「今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諫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

了何必又揀那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一處，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道。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里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腳，却去弄虛頭說大話，兜攬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个話，靴連累他沒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揀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曉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先雨，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却沒个被囊，只得

打個包兒又做起一個纏袋準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然雖則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听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到不消你叮囑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自然轉到家中喫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土麻鞋背著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要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嚀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沒好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却不與你我商量到聽阿寄這老以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還不自白送落徐召道硬

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獨坐忽見兩個兒子亂喊進來道阿寄回家子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個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个小點心拳頭胸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口掃話來便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這些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回覆一聲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哩阿寄道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會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時合家都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且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喫社酒醉倒

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歸來越了多少銀子顏氏道好教二德伯伯知得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怎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哩顏氏道伯伯休要呖話免得飢寒便勾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這樣沒禮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你可曾見七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在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哄哄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里便信以為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回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

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滯反擔干係何不再取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仙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量有幾兩賺錢糴了六十多担和米一徑到杭州出脫那時乃七月中旬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騰阿寄言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想去不遠也省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更反勝你道為何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錢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買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

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遂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五盃想請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悄悄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了，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差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算清了帳，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又想到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

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听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擷唇揶揄，

是當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營運，如今纔分得卽教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莊營，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剝剩下的，今日方纔出豁，總之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好息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去啖他，正是

雲端看廝殺

畢竟孰輸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轉着道，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况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直來至慶雲山中，從來採漆之處，原有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了，都是挨次見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

子又費去盤纏，心在一計，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五盃，請他說道：「我是個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个東道請你，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撞着是個貪盃的，喫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裏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喚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日，起个五更，打發阿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到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个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定足，賺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却又

話與你徐召也道：「三娘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你終是女眷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買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哩，却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粧奩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般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心中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為萬般悶愁。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碎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打听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担，斗斛又大，想起杭州見今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載。

米至杭州，准准糴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憑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着許多財物，不是要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廐袋中。水路用舟，陸路雇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口被徐言弟兄奚

落了一場，這般心裏比前更是着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廂，望見這堆行李，料道不像個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坐，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阿寄近前，見了個禮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記把行李盡般，至顏氏房中，把那些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言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个又分付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間外面關七聲叩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個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越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賴。」

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越得四五十兩徐召道
阿呀前次便說有五成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許多時反少
起來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越發少只是銀子今日可會
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
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置買田產悄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
一個財主生一個敗子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家私豪富
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
這晏世保專于鬪賭把那老頭兒活七氣死合村的人道
他是個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保那獻世保
同着一班無藉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七搖動產
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二千餘兩
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湊不起許多銀

子無人上權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
所庄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個消息卽尋中人去
討个經帳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
得有了售主好不歡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
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在且說阿寄料道獻世
寶是愛喫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醞喚个厨夫安
排又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个女眷
家兩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難好
與他抗禮須請間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方是正哩顏氏
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卽到徐言門首弟兄正在那里
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特請二位官人來
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怪顏氏不托他尋覓好生

不樂徐言說道既要買田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主人
直至成交方纔來說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賣徐
召道不必猜疑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坐于門首等至午
前光景只見獻世寶同着幾個中人兩個小廝拿着拜匣
一路拍手拍腳的笑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
兄看了倒喫一嚇都道唬好作怪聞得獻世寶要賣一千
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寶
又賣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已罷分賓而
坐阿寄向前說道晏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十依分付
不敢斷少晏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
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包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
是人養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

墨筆硯准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
情寫了一紙絕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約何如
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兄弟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
所庄房寔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
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生意總是是趁錢也
趁不得這些莫不是做盜打劫的或是彌着子藏好生難
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過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
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桌上與顏氏取出銀子來兌一色
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烟也直冒
恨不得推開衆人通搶回去不一時兌完擺出酒肴飲至
更深方散次日阿寄又向顏氏道那庄房甚是寬大何不
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

兄妬忌也。已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个先生，教他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廂說來都是銀的，誰個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寧富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于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來穀，又將來騰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歸于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雇工人等，也有整百好，不與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

盡從勤裏得

誘說懶惰者

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隣近富戶。徐寬、徐宏也各娶

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特，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納个監生，優免若干田役。顏氏與阿寄兒子完了姻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門。又派个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從不曾私喫一些好飲食，也不會自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閃在路傍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此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誓父母一齊安葬。那老兒整

七活到八本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費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佳在床前看視一面准備衣食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泪道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休一憑分付決不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拆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營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自己小心切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泪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床前啼哭

七也囑付了幾句忽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會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即差个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却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个位兒面皮勉强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七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泪惟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

爾老成絲盡命保

又似採花蠶釀密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

棺木堅固衣裳整齊。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就是當初你外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等事業，若薄了，他肉心土也打不過去。」徐召咲道：「你老丈的人還是個呆子，只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埋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剋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却空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說枉壞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麼私房。」徐召又說道：「儂約私房藏在某處，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那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摠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個明白。」

也好。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心，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附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便處一搜，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個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之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愈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弟，多修功德，迨篤七終之後，即安葬于新墳，傍邊登葬之禮，每事從厚。徐宏道：「已因念其生前如此忠義勤勞，并念其毫無私蓄，不忍要其老婆兒子，伏後祭葬已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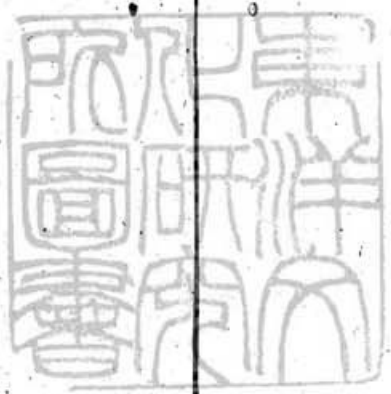
之後贈以產業銀兩約有千餘金之數令其妻子自已成
家里中將此事聯名具呈懇求旌獎府縣又加勘擬申報
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恩賜建坊旌表其義後來徐氏子孫
繁衍富甲淳安同寄子孫亦頗昌盛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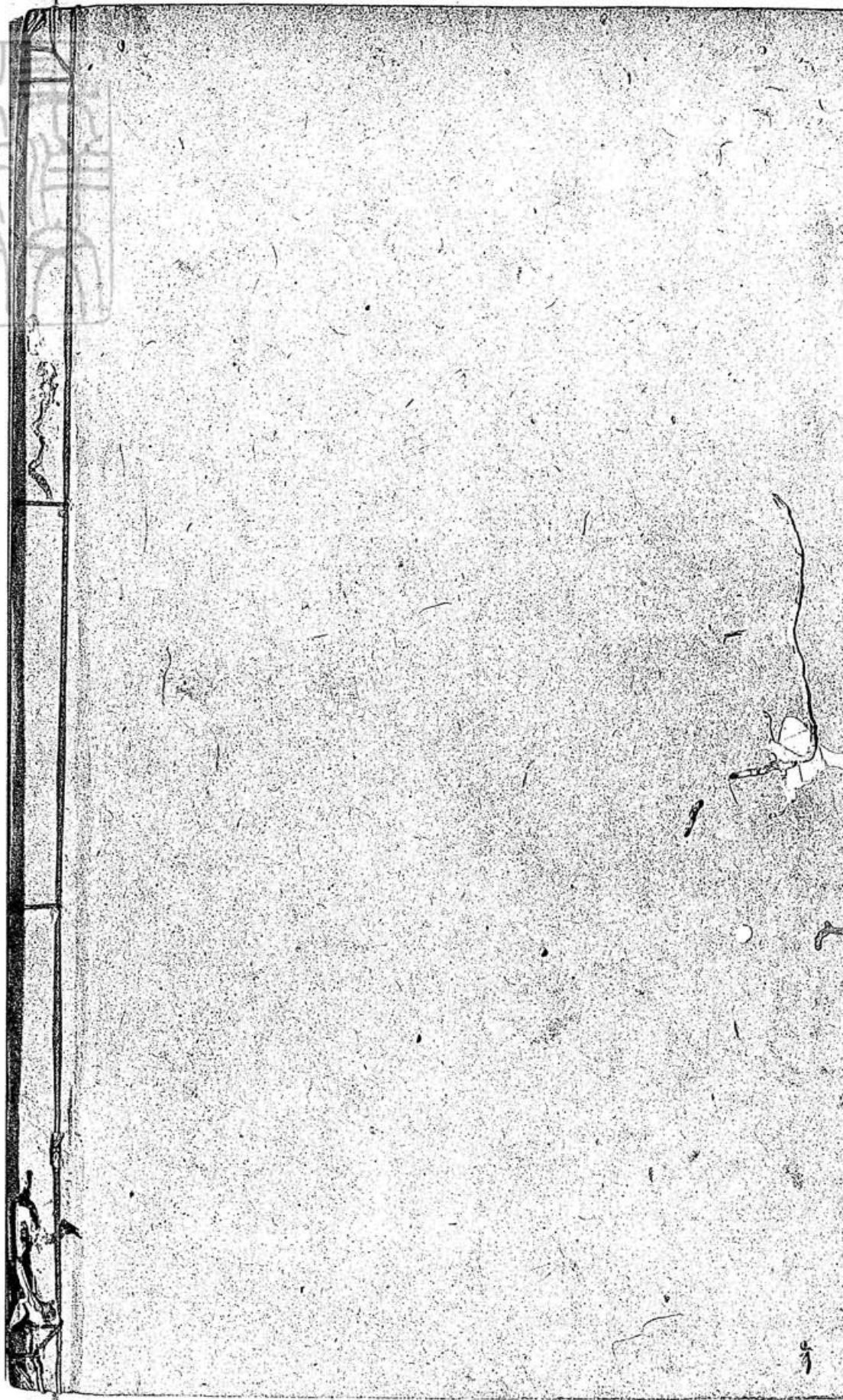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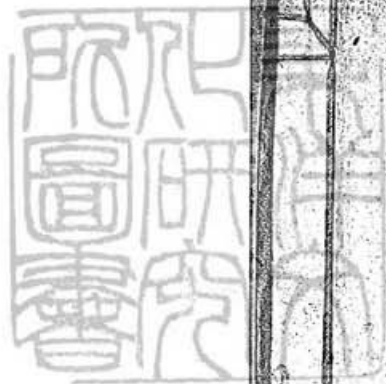
年老筋衰並馬牛

千金道產出入頭

托孤寄命真無愧

羞殺蒼頭不諸侯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